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十五回 顯神通醉後裝金 解冤結死人走路

話說王巡撫將三千貫鈔，差人同濟顛押送到寺，長老與眾僧，那一個不喝采道：「化得這位宰官的錢，真要算他的手段！」一面準備齋點款待來人，打發了回去，一面就請畫師來，將兩廊與影壁作畫，不幾日俱已畫完。長老與濟顛商量道：「如今諸事俱已齊備，只有上面的三尊大佛，不曾裝金，雖也曾零星化些，卻換不得金子，幹不得正事，奈何？」濟顛道：「這不打擊，長老若將零星布施買酒來請我，我包管你裝這三尊大佛的金子是了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濟公肯擔當裝金的布施，現在任你買吃可也。」濟顛大喜道：「既說明了，快快買來，待我吃得醉了，明日裝金，也好裝得厚些。」長老大喜，隨叫收貯僧，取出裝金的布施來，買酒請濟顛吃，濟顛吃得大醉，竟去睡了。到了明日，知裝金的布施錢還有，又要來吃，收布施的僧人，因是長老吩咐，便又買了請他，今日也吃，明日也吃，吃到□數日，前面的布施已吃完了，後面人聽見裝金的布施，都是濟顛買酒肉吃完了，便不肯布施。濟顛罵道：「酒已沒有了？」監寺因對濟顛說道：「你吃裝金的布施錢，原說裝金就包在你身上，今布施已吃完了，不見你裝一片金兒；故人不信，必不肯布施。你既有手段裝金，何不先裝起一尊來，與人看看，人見了真是實事，便布施下來，只愁你吃不完哩！」濟顛道：「你也說得有理，如今你可先墊出些銀子，買兩壺酒來，待我吃醉了，好裝金。」監寺聽見他說吃醉了就裝金，沒奈何，只得叫了人買了兩壺酒來與他吃，濟顛吃得不醉，又要監寺去買，監寺買來，濟顛又吃完了，還不大醉又要買。監寺道：「你吃了三壺，已醉得模模糊糊，怎只管要吃，這酒我是挪移銀子買來的，那裏有得許多？你且裝起金來，再請你也不遲。」濟顛道：「不是我苦苦要吃，但三尊佛的法身甚大，要許多金子，若吃得不盡醉，裝起來，酒醒了，剩下些裝不完，便費力了。莫若再買一壺來，待我吃得爛醉，便裝個一了百了，豈不妙哉？」監寺聽了，只認他說鬼話騙酒吃；因而硬回他一句道：「現也沒錢得買了，你也吃得夠了，就裝不完，多少剩下些，再化人裝完，你且快裝起來看看。」濟顛道：「既是這樣說，今夜我到大殿上去睡。」

此時大殿新造得□分整齊，監寺怕他踐汗，便道：「大殿上如何睡得？」濟顛道：「佛爺在大殿上我不去料理，卻怎麼裝金？」監寺沒法，只得叫管理香火拿了鋪蓋，同他到大殿上去。濟顛叫管理香火的將當中供桌上的香爐燭台，都收開了，把鋪蓋放在上面，又吩咐監寺道：「可將殿門閉上封好了，不許一人窺探，若容人窺探，裝不完時，卻休怪我。」吩咐畢，竟在供桌上打開鋪蓋，放倒頭酣酣的睡去。監寺見他屢屢有些妙用，不敢拗他，只得將殿門閉上，凡是看得見裏面的竅洞，都用紙頭封好。

此時天已近晚，眾僧放心不下；俱在殿門外探聽消息。初時一毫影響也無，首座道：「不見響動，定是睡熟了；似此貪眠，怎麼裝金？」執事僧道：「且莫說貪睡，看他光光一個身子，金在那裏？」有的道：「都是長老沒主意，信他胡言！」你也說說，我也講講，將交三更，忽聽得殿裏嘔吐之聲大作。監寺聽了，連連跌腳道：「不好了！我叫他少吃些，只是不肯住手。如今在供桌上吐得肮肮髒髒，成甚模樣！裝金之事，又是一場虛話了。」歇不多時，那嘔吐之聲忽然大作。眾僧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休要裝甚麼金，快把門打開，早早請他出來，還省些時收拾。」監寺道：「既是吐汗的，索性再耐他半個時辰，等他出來，羞他一場，使他沒得說，連長老的嘴也塞住了；倘開早了，他未免又借此胡賴。」眾僧道：「也是！也是！」又捱了一會，又聽得殿中嘔吐之聲更響，眾僧俱各氣忿不過，忍耐不住，定要開關。監寺禁約不住，只聽他們將殿門開了，不開猶可，及開了一看，只見三尊大佛，渾身上全照得耀眼爭光，□分精彩，那濟顛抱著西邊的大佛，在那裏乾吐，供桌上下，那裏有一點污穢？濟顛早跳下來，埋怨監寺道：「我說酒不夠，叫你再買一壺，吃足了便好成全大事。誰知你□分鄙吝，苦苦的捨不得，如今右邊大佛右臂，還有尺餘沒有金子裝，你若聽我言，再捱一刻開門，苦著我嘔腸空肚，或者裝完也未可知。你又聽憑他們開了門進來，如今剩下這尺餘，怎麼辦？我須與長老說明，不要怪我辦事不周。」監寺見他如此神通，方連連認罪道：「是我不是了。」遂報知長老，長老大喜，忙忙起來，淨了手面，穿上袈裟，走到大殿上來，職事僧撞鐘播鼓，將合寺僧眾集齊了，一同瞻禮裝金的佛像。眾人看見金光奪目，比尋常的金，大不相同，無不讚歎神異。看到右邊佛臂上，少了尺餘金子，問知是酒買少了，兼開早了門之故。長老大怒道：「罰那監寺賠出銀來買金裝完！」

監寺沒奈何，只得買了金子，叫匠人賠裝上去，卻是奇怪，任你□足的黃金，裝在上面，比著別處少覺得暗淡而無光，到了後來，惟有此處脫落，餘俱不壞，方知佛法無邊，不可思議。正是：

不是聖人無聖跡，若留聖跡定非凡；
禪參幾句糊塗語，自認高僧豈不慚？

一日，濟顛到九里松去閑遊，適有一個財主家，蓋造三間廳房，正待上梁；看見濟顛走過，知他口靈，便邀住了，求他說兩句吉利的佛語，討個好采頭。濟顛道：「佛語盡有，只要酒吃得快活，說來方才靈驗。」那財主忙叫人搬出酒肴，盡他受用，濟顛一連吃了□三四碗，有些醉意，便叫道：「吉時已到，快些動手！」眾匠作聽了，忙忙將梁抬起安放停當，濟顛高聲念道：

今日上紅梁，願出千口喪；
妻在夫前死，子在父先亡。

濟顛念完，也不作謝，竟一直去了。那財主好生不悅道：「這和尚原來無賴，我好好將酒請他，要他說兩句吉利話兒，他卻是說喪說亡的，這等可惡，方才該扯住了罵他一場才好！」那工匠中有一個老成的道：「這和尚念的句句是吉利之話，你怎反怪他？」屋財主怒道：「死亡怎說是吉利？」工匠道：「你想想看，這三間廳屋裏，若出千口喪，快也過得幾百年了。妻死夫前，再無寡婦了。子在父亡，永不絕嗣了。人家吉利莫過於此，還不快追他回來拜謝！」那屋主聽了，方才大悟，急急叫人追去，已不知往那裏去了。

那濟顛走到一家餛飩店前，店主認得是濟顛，便邀入店中吃一碗茶，濟顛吃完了道，「我承你請我一番好意！沒甚報答，你取筆硯來，待我將「餛飩」為題，做幾句寫在壁上，與人看看也好！」店主忙取筆硯來，濟顛提起筆來寫道：

外像能包，中存善受。杆出頑皮，捏成妙手。我為生財，他貪適口。砧幾上難免碎身，湯鑊中曾翻筋斗。捨身只可救饑，沒骨不堪下酒。把得定，橫吞豎吞；把不定，東走西走。記得山僧嚼破時，他年滿地一時吼。

濟顛方才寫完，忽一個後生，滿臉焦黃，剛走到店門前，一跤跌倒了，看看已是沒有了氣。店主驚得手腳無措，連連頓足道：「這個無頭人命，那裏去辦？」濟顛道：「不要慌，待我叫他去了罷！」遂向死人作頌道：

死人你住是何方？為何因病喪街坊？
我今指你一條路，向前靜處好安藏。

念罷，只見那死人一轆轤爬將起來，竟像活的一般，又往前走，直奔到嶺腳下，又跌倒死了。店主並四鄰的人看見，喜之不勝，感激不盡！正要作謝，濟顛乘空早一逕走了。

走到「萬工池」前，見一夥人在那裏吃螺螄，將螺螄屁股夾斷，用一個刺針兒挑肉吃；濟顛見了念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即說：「有甚滋味？害這許多性命，不若捨與貧僧放了生罷！」濟顛說畢，眾人笑道：「老師父不要取笑，已夾去屁股的死螺螄，怎麼放生？」濟顛道：「你們若肯放，沒有屁股也可生得，若不肯放，便是死的，生死只在你們眾施主一轉念間。」眾人盡將吃的螺螄，都遞給濟顛，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我們願施捨了，請老師父放個活的與我們看看！」濟顛接在手中，一齊拋入池中，口中念道：

螺螄！螺螄！亦稟物資；命雖微賤，性豈無知！縱不幸遇饞人，而死於鼎鑊；豈無緣仗佛力，而生於清池。莫嫌無屁股，須知

是便宜。

咦！自今重赴清泉水，好伴魚龍一樣遊。

眾人臨池一看，只見那些死螺螄，依舊悠悠然然的活了，不勝驚訝，回轉身來，要問濟顛緣故，那濟顛已不知那裏去了。故至今相傳，萬工池中的螺螄是沒屁股的，傳為古跡，正是：

慘毒是生皆可死，慈悲無死不堪生；

總推一命中分別，莫盡誇他佛法靈。

忽一日，濟顛偶在寺門前，只見陰雨密布，雷電交作，有一後生，奔至寺來躲雨。濟顛將法眼看去，見他頭上已插了該殛之旗，因問道：「你姓甚麼？做何生意？家中還有何人？」那後生道：「我姓黃，在竹竿巷糶米，家中還有八□歲的老母。」濟顛道：「你平日孝順麼？」後生道：「生身之母怎不孝順？」濟顛道：「你既孝順，為何該遭雷打？皆因前世，造假銀害了人命不少，也罷，我且救你！」遂引後生進至方丈室，擺正一張桌子，叫後生躲在桌下，自己脫下所穿的衣服，替他四面圍著，卻赤身盤膝，坐在桌子上，候那天雷交加之際，念頌道：「後生後生！忽犯天焚。前生惡業，今世隨身。上帝好生，許汝自新。我今救汝，歸奉母親，好修後來，以報前恩。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

頌訖，只見那雷電繞轟三次，無處示威，只空響一聲，把那階前的一株松樹，打得粉碎。後生躲在桌子下，魂都嚇散了，只等那風雨止，雷聲息，才敢出來，叩謝濟公救命之恩而去。正是：「雖仗佛威，不使佛力，起死回生，雷神消跡。」

一日，濟顛正在打盹，忽有一個老兒，拿著一片香，來尋濟顛書記。有人指說在雲堂裏打瞌睡，那老兒竟入雲堂。濟顛聽見腳響，打開眼一看時，只見老兒在胸前取出一片香來，向著濟顛下拜道：「小人乃是老劍營街鴛頭藍月英的父親，不幸女兒月英身故，安排明日出喪，到金牛寺門前焚化。求老師恕她罪孽深重，與她下一把火，超度超度。」濟顛允了。

次日，叫一條小船，渡到石岩橋口上岸，只見那送藍月英的親眷都來了，把棺材抬到金牛寺前放下，藍老兒遂請濟公下火。濟顛道：「你要我下火，把幾串錢與我。」老兒道：「已安排百串在此相謝。」濟顛道：「不消百串，只用五串錢，買幾瓶酒來吃了，方好下手。」藍老兒即刻去抬幾壇酒來，濟顛吃了，手執火把，高聲念道：

綠窗曾記畫娥眉，萬態千嬌誰不知？到此已消風月性，今朝剝下野狐皮。藍月英，藍月英，賦姿何妍，作事何醜？

鴛鴦枕上，夜夜生財；雲雨場中，朝朝配偶。只知嬌麗有常，不料繁華不久。

一日浪子覺悟，方知色即是空；忽然花貌凋零，始覺無來有去。山僧聊借無明，為汝洗凡脫骨，此際全叨佛力，早須換面改頭。

咦！掃盡從前脂粉臭，自今以後得馨香！

濟顛念罷，把火一下，匆匆而去。藍老兒這夜夢見女兒對他說：「多虧我爹爹，請得濟公羅漢下火化身，我今已投生於富貴人家矣！」

正是：「轉移須佛力，解脫在人心；修到蓮花性，污泥自不侵。」

一日，濟顛要出寺去尋酒吃，沈萬法道：「弟子偶得了一些幫襯錢在此，買瓶酒來與師父吃罷，省得又去東奔西走的閑撞。」濟顛道：「今日倒不是閑撞，因有一段宿孽，要指點他們。去償還，好了消一案，恐怕錯了期，便冤報不了。」說罷，一直走到飛來峰上的張公家來，張公不在家，張婆見是濟顛，便請進去坐下。說道：「濟師父，你是個好人兒喲！我阿公去年間生痢疾，險些死了，直到如今才好，你卻不記掛來看看！」濟顛道：「因為記掛，故今日特地來望，卻又不在家了。」張婆便整治些酒肴請他吃，濟顛吃完了道：「我常來打擾你們，殊覺沒情理，明日我也做個東道，請請你阿公，阿公歸來，叫他明日千萬到東花園前□字路口來尋我，我在那裏老等他。」張婆道：「怎麼好反給師父破鈔？」濟顛道：「不費事的，千萬要等！」說罷，竟回寺去了。

張公回來，張婆將濟顛的話，細細說了。張公笑道：「他和尚精著一個身子，空著一雙手，拿甚麼來請我？只怕是說醉話。」張婆道：「他說了又說，叫你千萬要去，並不是醉話。」張公道：「東花園也不遠，便空走一遭，也不打緊。」到了次日，張公真個走到東花園□字街口，四下張望，那裏有個濟顛的影兒？又耐煩等了半日，不覺肚裏饑將起來了，又向自己肚裏埋怨道：「我老婆聽他的了醉話，真是直恁的愚癡，且自到面店裏，去買碗面吃了再回去罷！」遂走到一個面店裏，吃了一碗面，不覺肚裏漸漸的疼痛起來了，忙忙尋著一個毛廁，就去大解。剛剛走入毛廁，抬頭一看，不看猶可，這一看真是：「前生孽債今生了，後世冤家今世消。」畢竟張公在毛廁上，見了些甚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大殿既建好，壁上畫添一些花草，免得讓佛「孤單」。這一切皆好，尚有三尊大佛法身尚未裝金，這回我自個兒動手腳，但不飽醉，恐怕無法成事。喝得爛醉，但嫌仍少了一點，便把大門關了，外人不許偷看，一看就不能完全了。

二、只聽見嘔吐之聲大作，外邊人以為吐得滿地，汙了佛相，忍不住氣，打開門隙一看，頓然大驚，那有什麼汙物，見三尊佛身，已裝金裝得閃閃發光！卻被我罵道：「只因酒太少，你們量又淺，氣又浮，如今打開此門，天機已泄，吾佛金身，尚有右臂，少了尺餘金子未裝好，只怪你們自己了！」後來，雖然眾僧出資購足黃金再裝，但其色總比我所裝淡而無光。後來，惟有此處剝落，餘俱不壞，方知佛法無邊，不可思議。

三、為何醉酒能裝金？金從那裏來？我道：「花錢買了那麼多酒，喝下肚裏這個煉金廠，酒精燃燒，錢兒還原為黃金。吃下去的，悉吐了出來，用此裝成金剛身。戲法人人會變，應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收些污穢錢，洗腸換肚變黃金！妙！妙！」

四、財主蓋造廳房，要我說些吉利話，討個好采頭，我不客氣道：「今日上紅梁，願出千口喪；妻在夫前死，子在父先亡。」財主大觸黷頭，不知我倒默默祝福。眾生若有喜慶，我也願意說說吉祥話。

願祝

新婚美滿，舊屋折散；

生理如意，死後不葬。好麼？